

吳佩孚之死



卷之十
 保外庫山入櫃
 寶無深和之後
 領再回香慶
 結東月也

與子玉先生就正

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撰述者

蘇開來

審核者

陳廷傑

發行者

宋上達

總批發處

北平新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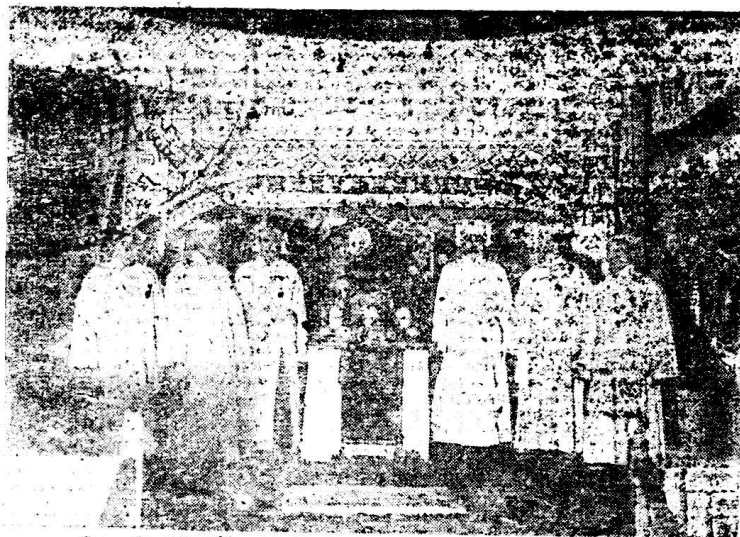
電話四局二二六二號

北平西長安街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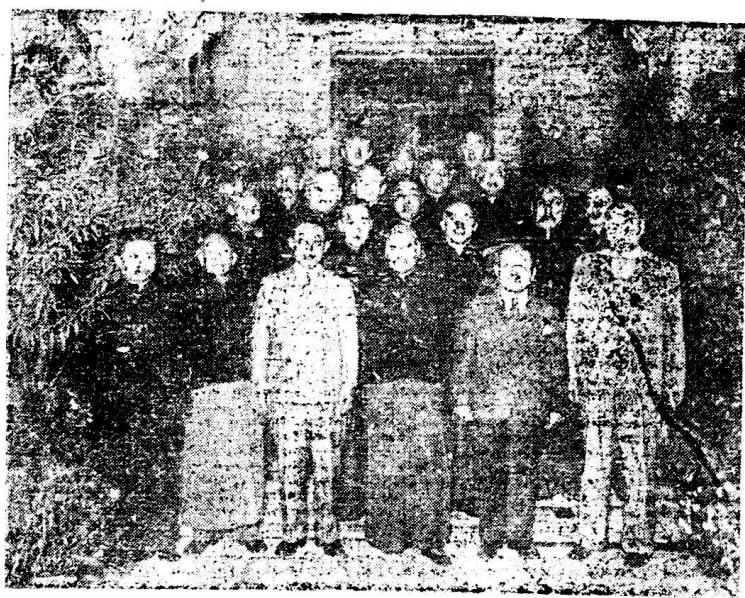
天津分銷處

華昌書報社

天津市廣興大街八十號



「牙疼不算病，疼起要了命！」是耶？非耶？日寇禍華之三年多，我大帥矢志不爲敵用，卒因罵賊，歿於牙疼，眞耶？僞耶？將信將疑！此幅爲我大帥靈前之一瞥，令人有不期然之痛感！



此幅爲日人川本芳太郎氏（戴眼鏡者）投奔於我大帥門下，執弟子禮之訃幕，合攝於大樓之前。其右立者，爲岡野增次郎，觀此片可知敵日之愚缺致請我大帥，如何其煞費苦心也！

拍

汪函第一幅

吳子玉先生勅

汪兆銘遺囑見

銘

之

共謀和平
表同情

汪氏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脫離重慶，繼由河內
轉道滬上，乃託趙雍氏與奔走之，晉謁我
大帥，爾內備陳其不得已之見，思
欲組織偽政府，敦請我大帥與伊合作，同登傀儡
舞台，亦可哂矣！多見其不自量也！

子玉先生勅 鑒去歲冬間曾請定
左右另陳悃悃維維意未盡而賦
之誠幸甚

鑒察使奉

密電意未深及備談、結語保

鴻泰中日兩國為敵則而傷為

友則其同發達其於立於不幸數十

年來何所附結替換之於今

逆收據決裂一至於此欲謀收指

止引、八於此航其事誠難然又

不可以已且今所資更甚他道也

同氏堂人希此凡逆撫形自肯不

汪函第二幅

公助在民國萬日艱危誠知必
憫然有効於中也 諸君去臘之
來在在皆電復達所而朱雲副
有澤宣登以此身曾奉此重慶故
為碩謀不遂重不暇而去西之際思
作多王務而後出盡一義不憚
再三呼籲以期重慶奮向之前途
覺險乎此中已危而得不易地奔
走期以海內豪俊共謀挽救現

幅三第函汪

在國難。深而國難危難。久日變遷。
迫非慷慨和平。幸以內陳其禍外。
度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日
由獨立。政府無以奠安和平。
公老成謀國。必有所示。極願小
教。諸一得。一悉。二當。亦易竟。
歐但求有立於國。修何艱險。各所
不計區。一懷。轉化。楚林。難。又生
道前。由陳。為。行。
學。蔡。子。所。厚。幸。也。此。始。治。
勉。也。
汪。化。謀。諸。君。

幅 四 第 四

坡汪兆銘

亭叔鐘先生暨拜展

曉風不置中
日補車

大德堂藥房

實乃智慮周遠詔

國
家
統
一
黨
派
新
風

卷之六 事變

事以生事端焉

天乎？我大帥蓋以此自白，並欲以警汪氏，翼其立地猛醒，反身重慶，與我最高領袖，另謀敵救國之善策。奈兆銘而不明，卒至身死，名裂，遺臭萬年自取之也。其將誰尤？

吳 國 第 一 幅

上自合之策練者遠近皆聞
銀鑄利於心銀鑄者遠近皆聞
過月將移及此時也
精針此意精者不忍年可及
而今事有收存
憂者謂在如海揚州身終歸一境
而又內飾情形複雜因臨候火更有
便使使熾燃者平情論事因民慮不
過適逢其會儼然國運前以數之不
必盡在人也
公林惕危在於喧危抗戰之中經蘇聯
兵輸者登天宮台皆曉讀着於風
雨同舟之誼瘡口曉音莫改聚連終
且險惡觀當高振六兩嚶求海內仁
人志士共計匡維
為國志貞變堪敬仰并承

吳 函 第 二 幅

序

予記蓬萊吳上將軍殉國之事竟并已付手民
與社會相見蘇君南來復本所聞知從事撰述
謂將軍殉國舉世注目應再有大衆之讀物運
名其書曰吳佩孚之成意有所歸初不嫌其唐
突也惟以激予義憤間有惡聲予頗思為之莫
衷既以劉子翼之罵人上都不憾蘇君志在表
章將軍與人無尤詞雖峻切猶堪共諒亦可目
為今之子翼也爰為揭其旨要論州陳廷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

次 目

十	八	九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蹇	假	虛	會	多	笑	日	傀	寇	前
驢	牌	僞	見	疑	言	滿	偶	侵	奏
伎	老	宣	記	之	戲	敦	政	京	之
窮	虎	傳	者	鬼	日	請	權	華	曲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身	拔	不	暴	國	罵	義	恥	明	吳
後	牙	畏	日	恨	賊	難	見	破	唐
疑	而	惡	面	鱗	罪	敵	汪	鬼	之
案	死	聲	目	爪	行	僞	氏	計	謎

吳佩孚之死

蘇開來著

一 前奏之曲

吳佩孚，提起這三個字，在七七事變前，我們全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的腦筋裏，不在印像他這鼎鼎大名的。尤其是號稱中州的河南地，不管是窮鄉僻野，深山背後；不問是婦孺子，庸夫愚婦，你要和他說起了一老吳一兩個字，他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又都有很深刻的認識。對於這位「老吳」的事蹟，又全可以談上兩段。說者，念念有詞；聽者，津津有味。你要問他：民國肇興以來，有許多有名的大人先生，你們爲什麼單知道這「老吳」呢？他們老百姓可以拿「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來答覆。河南有句方言：「英雄不是吹的，太山不是壘的！」讀此，足能證明他的人格偉大，聲望攸歸。是「事實」的，不是一自吹一的。

直奉之役，吳將軍便想統一華夏，長驅日本，直搗東京。不幸因戰略關係，壯志未酬。輾轉入川，暫息仔肩，數年，乃復轉道來平，息影都門，閉戶苦書。但爲了與各方人士會見，所以昔日之「八大處」，仍然存其名，各處人事，不過稍加縮編罷了。

民國二十六年春，筆者別了故鄉的父老兄弟，來追隨將軍。那個時候，秘書處除陳秘書長廷傑而外，就是我的叔父應武公，我的胞兄梅生公，另外還有一個我。這一處執事的職員，就祇我們四個人了。秘書長，是有要公的時候，他才到這裏來辦。其餘次要的一切例行文件，全都是我們叔經三人辦理了。

張參謀長方岩，趙處長子賓諸公，時常呼我們叔侄爲「三蘇」，筆者的年紀最輕，當然是「小蘇」了。後來有一個多月的光景，胞兄返里省親了，叔父又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服務了。晚上雖然仍回到這邊寄宿，可是白天的往還函件，就都歸我一人照料了。一直到大帥不幸賓天後的又一個年，差不多，都是筆者一手忙碌而幹的，所以對大帥這幾年的生活，不敢說有十二分的知道，也可以說有相當可靠充分的瞭解。

上面的話，是「自我介紹」，並不是一自我宣傳」，因爲我要寫這篇紀載，不得不把我的來歷，和「被記載者」的關係，首先交代明白，好讓讀者諸君，知道我並不是一「閉門造車」，作些「空中樓閣」的寫照，誤認爲「子虛烏有」，說我是一虛造事實」。

半歲一八一五」，日寇投降，我便消費了七晝夜的工夫，忙於寫出來一篇「吳孚威上將軍最後三年記」，送呈陳秘書長核閱之後，便在某報發表了。據該報主編談：拙稿一經披露，頗受社會上一般人士的歡迎，報紙銷路，因之大見暢達，每天每天，印刷的數量，總是不够賣，一賣就完，一些報販爭先恐後，如擠配給品似的爭搶着買，真是空前的現象。

這個，並不見得是筆者的文章，寫得怎樣出色，而是在我們中國人的心裏頭，個個好像都有個「吳佩孚」。他的出處語默，他的生平事蹟，都時時刻刻在被人關心着，注念着，所以對我那篇寫作，隨致引起了大眾的注目。

加，蘆溝變起，平津首陷敵手，黎民惶惶莫知所措。人人的芳心裏，都在懷懼着面臨的亡國恨，一天比一天吃著，一年比一年難過，給日本人當牛馬和奴隸，受日本人的鞭撻和蹂躪，這是擺在眼前的事

實，而不是在痴人說夢的。害怕！擔心！自今而後，要沒有拾頭的日子，好過的歲月了！像杞人憂天似的長吁短嘆，把這個驟然脫離了祖國懷抱的古都，視為陰陰慘慘的一座愁城了！一身陷入了鬼門關，從此要常和鬼子在一塊混了！

可是這些老百姓們，處在淪陷區域，除了默祝祖國早日復興而外，精神上還有一線的寄托，就是想起到被留在北平市的「吳佩孚」，還在和我們一塊受着罪！那時候民衆的心理，都以為祇要有他在華北，華北就不算亡國，鬼子們就不敢毫無忌憚地過於欺侮我們。

日本鬼子，剛進駐北平城的時候，起初總還使用假仁假義，邀買中國人心。想騙我們貼貼服服地，去給他當一個奴化出良民。故而一方面而勸喻，一方面而恫嚇，巧言花語，請都入了他的彀中。虛心假意，囑都上了他的圈套。他好小小的，慢慢的，宰割我們，踐踏我們！

始而架弄出來一編老庸昏聩的江朝宗，協助他們維持市面秩序。繼復鼓搗出來一位獨具隻眼的王克敏氏，幫忙他們恢復戰後治安。他們二人，利祿薰心，却不曾想上到台上，却是一個大大的活傀儡。不但自己拿不了主義，還得處處受人家操縱指使。只是昧着天良，去愚弄本國的老百姓，聽受敵國的調度。江王先後奔忙的結果，的確給仇人建樹了相當的策劃，得了一個好好的偽評，却不知因此也造成了可罵的罪惡，做了一名大大的漢奸！

老百姓，在受了他們欺騙，敢怒不敢言之際，益發感到祖國前途之可怕，亡國恨史的可悲。一顆無依靠的心靈，更加注意到「碩果僅存」的吳佩孚了。民言沸騰！到處都在說着：「現在的局面，非請吳大帥出山，不能够收拾。我們蒼生，也永久得不到安定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的，在街頭巷尾，彼

此互相物議着，淪陷區域的難民都在集中意念盼望着，期待着。

這個風聲，傳到了日寇的耳朵裏去。一看中國民心所向，集中在吳大帥一個人身上，兼以那個當兒，散在各地的游雜部隊，草莽英雄，都到這裏。信使往還，絡繹不絕，情願相率全部健兒，一致擁護吳大帥，東山再起，還我河山。日本鬼子，見到吳大帥的號召力，潛伏着非常之大，所以不惜千方百計，想把他推到偽政治舞台上。

日戰犯土肥原賢二，及大迫大佐，首先到這裏來勸解，繼又邀來關野增次郎，川本芳太郎，作駐平的敦請專使。想多用幾個花樣，蒙蔽我大帥出山，好就他們的範圍，好爲他們所利用。咳！這不是妄想的嗎？

繼續着，又強迫着偽滿，派了兩員大臣，一同到了北平，找了下處，一天到晚，跑到什錦花園，甜言蜜語，進行勸駕之鬼計。這兩員大臣到底是誰呢？請讀者不要忙，我絕不會把他們留芳千古的大名，給他湮沒而不彰的。一是偽滿次長洪維國氏，住在我們的東鄰。一是偽滿總裁畢輔廷氏，住在我們的西鄰。他們一來是名爲敦請出山，二來是實地推施監視事宜，這邊要是有什麼動作，他們就可以趕快去報告日寇。簡直是：這邊你要說一句話，他都要當「重要新聞」稟呈給日本大老爺去了！

這樣一直磨煩了三年，至二十八年的冬季，吳大帥終於不肯屈服，卒然，而死於拔牙之痛！當時，噩耗傳來，中國民衆，莫不震驚痛悼，懷疑他這暴命而死，內中必有黑幕！或者還有許多人，疑惑他是「金蟬脫殼」，藉死離開了北平，到內地抗戰去了！更有人說，牙疼絕不能要了命。必定日人在拔牙時給中下了毒，誠意謀害！這些個猜想，對於吳大帥之死，終是成了「一個謎」！就是筆者身臨其境，眼看痛

慘死的情狀，也覺着有點明白了！

「吳孚威上將軍最後三年記」，因爲在某報未曾刊齊，近來接到各地讀者來函，皆欲「得窺全豹」，復承平市諸友，紛紛勸我刊發單行本。廣傳中外，以表揚吳大帥「罵賊殉國」之乾坤正氣，用慰在天之靈。因此感覺義不容辭，遂即在百忙中抽暇將內容重加增補一番，使大家容易明白瞭解，意在求其大衆化罷了。

宋君爲我張羅着紙張，找地方排印，又爲想法子發行，真是助我成功的第一個好友，他說：「這篇書名，乾脆寫成『吳佩孚之死』，倒很恰當。我想了想：對！反正吳大帥之死，有點疑問，使一般讀者，看過此書，都有了個事實的解答，除了一塊心病，也是好的。雖然不能一下子明白，也終可以有一蛛絲馬迹」之可尋了。名目既定，閑話少叙。

二 寇侵京華

「號外！號外！」「號外呀！號外！」這些報販羣的叫賣聲，是從日寇在蘆溝橋畔向我方無故挑釁之後，時常在每一個深夜裏，或是一個未破曉的早晨裏，會吆喚得震天架響的。噪動人們擔心着時事的推演，去爭先恐後地拿錢搶奪清買。也是因爲前方戰事吃緊，瞬息萬變，一會兒一個局勢，一霎那一個消息，國家存亡，便在前。凡我國民，誰不在害着怕呢！

外邊的風聲越聽越緊張；大局的形勢，愈來愈惡化。帥夫人隨面諭門衛，小心侍守，本處人員，如無必要事故，不得隨便出門，以免發生意外，而策安全。筆者本來胆小，怕聽槍聲，所以也就在家悶

着，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將所有報紙，用朱筆將重要新聞圈點出來，貼在簿上送呈大帥核閱。有時，也買張「號外」看看，用解鬱悶。

因為戰事既起，外面各路的交通一時全都阻塞了，所有日常來函件，也都暫時隔絕，一切工作方面，也就暫入停頓狀態，大帥著的春秋，也沒心給寫了，忐忑不定的心靈，時在關懷着戰爭的消息！

但是問張三，戰事怎麼樣？張三說，我們打勝了！轉而再問李四，到底前方的戰況，你聽什麼消息來麼？李四又搖搖頭，哭喪着臉，半天才說，據我打聽來，情形不大好。拿起報紙看看，却都大部份是告捷文章！某處克復了！某處殲敵數百千！由這些登載看起來，前途一定很可以抱樂觀的，可是這幾天風言風語的傳說，又不像報上發表的那麼一樣，問張三李四，而張三李四的答覆，又都不一樣。奇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自言自語，心和口在不停地猜想着！

於是引動了我的疑心，怎麼連個實在消息都得不到呢？在幼年時候，曾聽有人說過，「十旱沒真信」，那麼現今近在咫尺的事情，怎麼就沒有個確信呢？在將信將疑之下，連帶惹起了我的好奇心，鼓起了十二分的勇氣，把霎那前的畏縮態度完全忘掉了。是一個夕陽西下炎暑剛退的時候，我便偷偷地走出了大門，滿心要到街上實地去看個究竟！

什錦花園的胡同裏，幾乎沒有一個人來往，家家戶戶都閉着門，處處都顯着淒涼可慘的景象。出了東口，這才看見有不少的大胆小伙子，散聚在馬路兩旁，交頭接耳，不知在說了些什麼？我的胆子也跟着大了許多，健步如飛的，也和他們湊和到一塊，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彼此點了點頭，一聲也沒言語。往常見面的俗話：「吃飯了嗎？」「上那兒去？」「沒出門嗎？」等等的廢話，不約而同底，都

自動免除了，可是我和他們站立了好久，也打聽不出所以然來，你一句，我一句，誰也說不出個一定來。猛聽到東四附近的叫聲，直達於耳。拍拍拍！「好！好！好！好漢子！真棒！」拍拍拍！……，滿街市民「喝彩」「鼓掌」的混合聲，像機關槍似底在交響着！霎時間，把一個臨敵底市街，從如死般的寂靜裏，喧嚷得復活起來！空氣陡然增加到一萬分的緊張。但是，其中帶了不少的肅殺之氣，絕不與平時的熱烈情形相同。

一個一個的壯士，一個一個的健兒，受着輕重不等的創傷，由他們的同伴，從前線護送下來，聽到街上兩旁林立的人們，向自己鼓掌誇獎，精神感覺得非常安慰，面上表現着微笑，人前真覺着榮耀，身上的彈傷，立時全忘掉了！

「我們爲國家而犧牲！我們爲民族而流血！我們爲抗戰而奮鬥！我們爲殺敵而傷身，是值得過，是國家的光榮啊！同胞們！要誓死打倒倭寇！」一個受到微傷的我國勇士，忍痛地奮臂高呼着！

「拍拍拍……」，鼓掌的聲浪，又加緊了一陣。「我們人人要都懷抱着抗戰勝利，以必死的決心打倒日本，打倒倭寇！」市民又都響應地高呼着。接二連二的被創英雄，在大衆歡呼聲中，一個一個的都送到後方醫院治療去了。

在這種情景之下，可以知道前方戰況是如何可怕了！雖然不能看出勝負來，那也就知道雙方接觸的激烈，已達白熱化了！這就是七七事變不多日，平市風聲最吃緊，且夕存亡的一個黃昏裏。

「噓，噓，噓，」夜裏十二點，已經過了，人心惶惶地誰也不敢去睡覺。三三兩兩，都聚在一塊，談論着中日的戰爭。我和大帥的一位侄少爺，吳道然先生，在院裏的丁香花下，對面地坐着，一個個